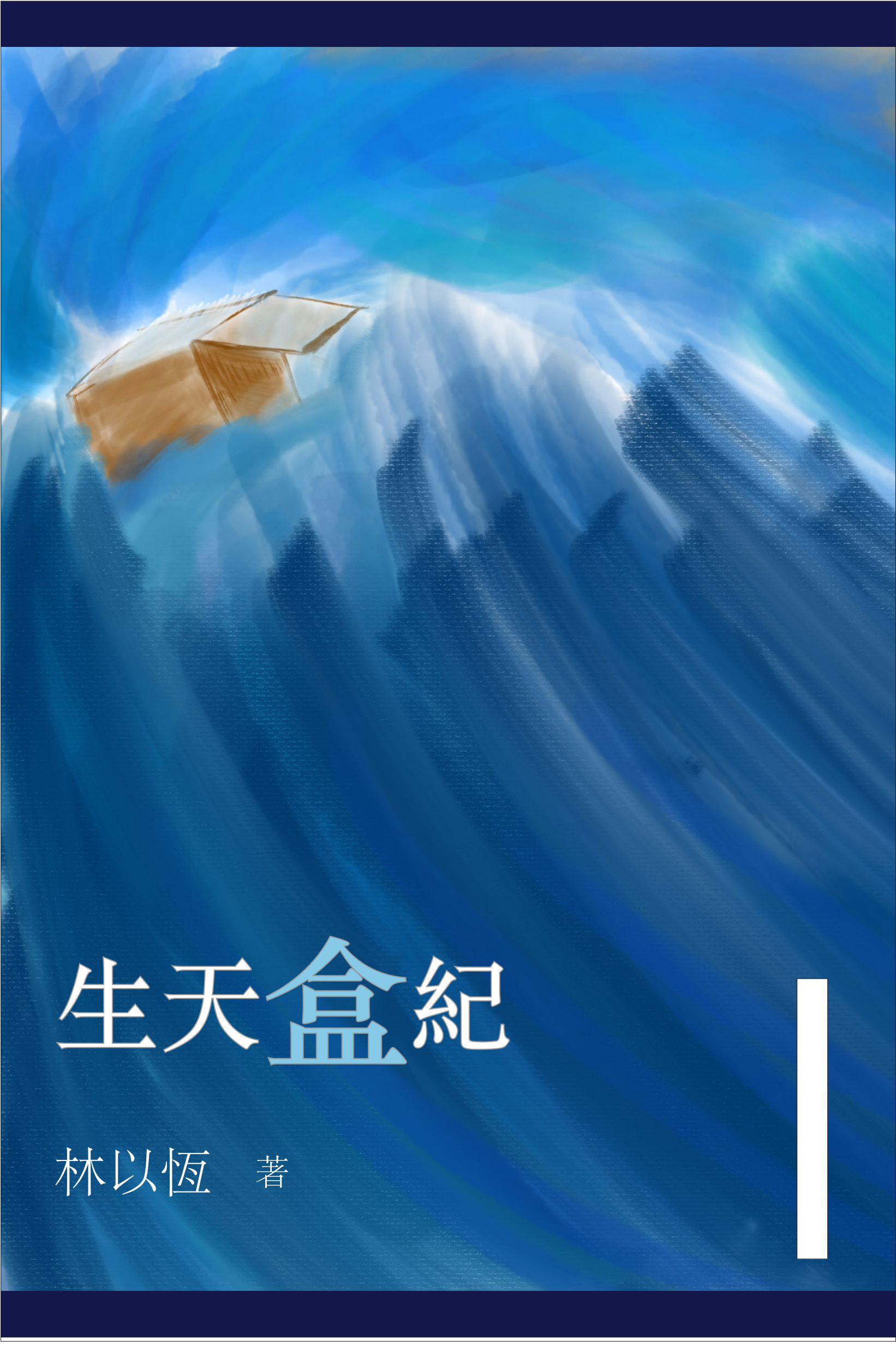




生天盒紀

林以恆 著

你可能以為我會在這裏寫：

「謹以此書獻給 xxx」

其實沒想是獻給誰，
如果你覺得需要是獻給誰的話，
將當是付了 5 港幣來看的你自己吧。

願意看我的一點小思考
感激不敬。

Enjoy

前言：開啟盒子前的使用須知

2024 年 12 月 21 日，我開了一個 Substack 帳號，在第一篇貼文里，我寫了這麼一段話：

「这个账号的 ID 叫 sky's Box。来源于前些日子与一位同学聊天时回想起来的一个好久好久之前的突发奇想。总感觉人的一生都跳脱不出一个盒子的束缚，从刚出生时被护士放进的保温箱，到上学时的座位，参加工作后的工位，再到老了躺在医院里的病床，最后到离世后肉体被放到骨灰盒或者棺材里，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盒子”。像是挣脱不出的束缚和屏障。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这个盒

子是打开的，或者至少是透明的，让我有一个敞开心扉来去自由哪怕只是看看外面看看他人也让他们看看我的机会。」

從大概 25 年 1 月開始，我便逐漸寫了一些詩慢慢發表在 Substack 上，主要是分享給身邊的一些人。當時寫詩也可能是靈機一動，靈感上頭。學校里上了很多余光中的詩，自己也在 1 月看完了海子的詩集。於是便一發不可收拾，開始比較刻意的在腦中思考一些文字。在這大半年中也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於是並寫了總共 46 首詩。有自己靈感的抒發，也有基於名家的仿寫。但是該說不說質量確

實參差不齊，在這本書中，我便只收錄了其中能讀的 30 首。

至於為何要取名為《生天盒紀》，我只能說其中一首詩的標題為此，翻幾頁就能知道答案。

總之非常感謝在看這本書的你，也非常感謝你選擇打開盒子看看我。希望看的開心。

目錄：

啟程..... 07

駭浪..... 10

晚春..... 35

生天..... 50

Chapter 1

啟程

逆流

正午

不斷滅亡又重生的太陽

推永動的大氣成風

吹動影子後的影子

停止，不動成永動

倒流成順流

黃昏

讓夕陽從盛夏荷葉的水珠中長出

向西進是大地

再往東回便是春的歧路

2025.2.20

晨

或許它是另一片的曠野
讓霞光碎落溶解
和雲朵液化成大河的流向波浪
起伏回轉彎撇
以變色的天做河底的沉降泥沙
河在自由的呼吸吞吐
無邊界的河道
將它匯入江河湖海的族譜
我把黃昏的曙光摘下
獻給魚鱗樣的金黃朝霞

2025.2.5

Chapter 2

駭浪

四朵鮮花

是四朵

四朵被手緊握著的鮮花
梅花，牡丹，紫荊，白蓮
盛放在破碎的海棠葉上

簇擁疏離

自然地嫁接在一顆樹的母親旁
也長在同一的大地的胸膛
牡丹來自大河畔的黃土
一路向南將花瓣飛向不遠的彼方
半開半落難再迷惘

白蓮和紫荊是共生的姐妹
年輕的她們盛開在大腕的泥濘浮水

香氛和色彩潑出她們的花蕊

梅花是從晚冬臘月飛越長春海島的使者
再不早的陽春上印上歲月與傲寒的車轍
升過的還有金陵江畔編鐘，鼓樓，與江
水的澄澈

在一片葉，一棵樹上的她們

可群芳鬥豔

也可獨自盛開

交雜的花瓣纏繞扶挽各自枝條的雙手
貪婪的我可否做護花的孩子之一呢

錯過了和它們

凝望曾為路人的微塵彗星

鳥獸生靈

江河咆哮

古樹啊，古樹啊

請再別讓太陽晚晴

我知道，我知道

我的雙手不該為我自己餞行

大抵該計量平靜光陰

度過四萬，兩萬，和一萬個天暗天明

只願四朵鮮花永不凋零

2025.3.8

修改版，2024.4.16

镇墓兽

反覆點燃

一團冰冷的烈火

讓藍色的焰

慰藉潮濕的守候

人群熙熙攘攘

永在墓穴中

我是唯一的活物

守護他們來世的

飄渺的“財路”

至死還活在未來的人啊

望再生的你能放慢腳步

時間給我不息的流動

我却只能回以破碎的見證

2025.1.15

蝴蝶

自然的兒女
萬分之一中的萬分之一
披著光鮮的裙擺和翅膀
成一具亮麗的屍體
摔死在柏油路上
踐踏磨碎
被無知的步伐的浪
花紋被暈開
軀殼被分拆
作一團爛泥
溶化大地母親的遺忘

2025.1.16

發霉

前面忘了
把腦子放到角落裡
等它發霉
在牆上補開一個洞
讓日曬風吹
發霉了
後面忘了

2025.1.20

誇父和精衛

逐日的誇父

抓著鮮血凜凜的銅頭手杖

和被染紅的小書

奔跑著

陽光是一隻穿雲的荊棘

穿透它的崇拜者

按倒在水底

殘忍地淹死

每一絲崇拜和奔襲

大聲耳語：

“水殺了你”

他夢見

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海鳥

用樹枝做出的箭
一根根射向海洋統治的水
做太陽的奴隸，也做海的卑僕
海浪打過
無事發生

2025.1.20

旗幟

看他們拿出一面旗子

升高

升高

週而復始

江南的風帶來迷濛

一樣的春風和東風

想吹走冬日的冷

黑夜築起高牆

禁錮了太陽

融化了文字

鑄成不動的神像

旗子高懸

離土地越來越遠

黑夜裡
旗被晚風吹飛
不想看到
紅比黑更黑

2025.1.6

道

大抵是因為太靈動
才有鳩佔鵲巢和狐假虎威
展翅向蒼空
巨鵬不過是麻雀
放乾汗水鮮血
入海成鯤
捨棄爭取的翱翔
也許是因為太放空
才與萬物為一
被廉恥禮儀
拿規訓和束棒衝擊
看眾生跪於階梯四處
不可知

只見星羅棋布

轉身遊無窮

出世嘆自由

2025.2.5

獻給黑白的舊旗

我用黑和白捏成的雙眼
緊盯著在家鄉違法的褪色的舊旗
在地圖上沒有的遺忘孤島
海浪給她沙漏樣的皮囊
異鄉給她佈滿荊棘的衣裳
人間也只懂舊事重提
是甜是苦
不知，只知裝扮漂洗
“我已回憶何久
只念梅花楊柳”
撒開雙手放旗飄浮
讓來自內陸的西北冷風摧枯拉朽
風化舊旗的紅色和藍色

讓血紅下的青天變成黑天
用烏墨將爭鬥繪成喜樂

2025.2.4

後記：人就是这样，好了伤疤忘了疼

重生

莊子拿出一枚銀幣
在墜落的地方成鯤鵬
試圖逃離名為“活著”的地獄
不過是兩面
也能有生命的鮮綠
望難以達到的數字與概率
銀幣又真的存在？
膽小的也只怕所不知
在獲得地獄永居的路上更進一步
不斷地拋著銀幣
敲打計算器
試圖證明不公平
堵死重生的呼吸的口

而因貪欲而有罪的人啊
多麼希望人間才是亡靈停泊的港灣
塵世也只能成為等待再生的淺灘
願你好夢，與生者一道遠航
晚安，早安

2025.2.17

工業品

朗讀聲與朝五晚十的悲鳴

不讓他抬頭的也許是工廠的警鈴

他在日記上寫下這嘯叫的動聽

上繳給監工

在十二年的釀造中成為新鮮的工業品

空空如也的冰涼乾燥的他啊

面對飛向卻只能看見鐵籠外的茫茫平原

工廠樓頂可能是黃沙滾滾的圓圈

期望是勞力而不是產品

身著工服的他出廠

他的雙臂顫抖

癲狂癲狂癲狂

擁抱天空

環抱大地

2025.4.23

紙飛機

緊抓著可否飛向天堂的紙飛機

在夜色沉沉的寂靜中

作飛彈擊破你我肉身的大壩

手指不斷深深把握的指縫緊插

也許是我柔軟角落的刺麻與柔滑

紙飛機在信封中被遠遠擲出

奢求不斷的季風能載著

載著難止的文字與書寫延續

背負著千斤符號的行旅

不願知道泥濘的是前路，雙腿，還是不

歌頌的神曲

夢中東鐵綫的豬車能將稚嫩的西門町連

向半老新生的旺角東

可現實卻開不向，更連不起死逾十年前

還是百年前的九廣

可能紙飛機也飛不到吧

畢竟我們都不是大發明家

平行的季風也只是等著被困在寬邊的山

峽

指間還望多有幾分緊夾

雙手冰涼大抵是該感謝全球變暖

冷氣開十八度，等黑心凍成霜

我啊你啊是下作醜惡的毫無控制的行著

坐上不知前向後方還是高牆的

寒風習習的撕扯

2025.4.13

流沙河

一顆一顆一顆從蒙古沙漠來的

翻身浮起到空中

被西伯利亞的流風喚起

結束千百年的小憩

向南的流動給它們逐漸炙熱的呼吸

也可能是漂浮疲憊的幾分喘息

大河的波浪

上浮，下沉，堆積

橫掃，潑出，流行

刮蹭腐蝕肺腔和它們的孩子玻璃

於是啊於是啊

被閹割鏽跡斑斑的礦井還在轟鳴

華北在去工業化裡

半夢的人們鎖緊河壩
可最後最後是風而不是河流敲打

2024.4.13

在夢中

三分鐘的睡夢

半分鐘半醒的人半吊的雙腿

掉落墜亡

究竟在夢中活過幾生

在濃厚朦朧的羊水中夭折再夭折

活過幾世的也不多自責

大夢初醒還是孩童

掀開被子就像掀開復生的棺材板

似曾相識後喚起夢中微亡的乞討

拋之腦後的是早過的青春與蒼老

2025.4.14

Chapter 3

晩春

讚美詩

我是誇父逐日的殉道者
和你與自然的一切愛人

同你到人間一趟

將肉身作為刻刀

在名為沉煙的碑上刻下
贈予你與太陽的讚美詩
望我的眼神與陽光一道

奔襲流轉

比肉體更早獻上我的擁抱

在灰調的塵世人間

你與我路過

僅有相遇流連

2025.2.10

信

讓我給你寫滿一年的信
願一個春秋前的我向你
如不斷的細流般示愛
重鋪日曆留下的路徑
在臘月的信中夾上仲夏的荷花與葉
在春日的信中擁抱晚秋的葉紅如血
將兩個四季的迴轉鑄成兩對戒指
戴在你和我的線型的情誓

2025.2.10

尾跡

我將彗星攥在手心
留下的不只是花瓣和塵埃
讓我做死水般的繁星來的又一浮游
也做為妳從人海漂流來的紙船
夢妳在我身驅繪上浪花
膨脹距離的每一角
用它刺入褶皺和月光
填入我胯骨收攏的港灣中
妳的餘溫蕩漾滾燙
讓紙船在人海的缺口停泊
幼苗長成船錨
種子與繁星一道墜落

2025. 2.11

春雨

擦去鏡子上的朦朧和明亮
是妳為眾生和不潔的我受洗
水聲是你與我的旋律
我用妳賜的嫩芽做四肢
在吮吸中纏繞妳的雙臂和潮汐
妳將第一場雨揣在口袋裡
當給早春的贈禮
我懺悔我的不淨與多情
但我愛春天，更愛你

2025.2.12

向地向天

榕樹一路向南

緊抓住天上的地面

根系樹幹

等待著年老的鬚鬚成為年輕的

年輕的細枝或壯年的根

家鄉也是他鄉

甚至大洋的另一旁

也在說著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就讓愛你的你愛的雨露敲打

大部晴朗和太陽雨不是奢求

沒有太陽有你就好

細小的氣生根也不過希望

希望在地面上仰望天空
也能穿透土地的遮挡
地上的天就是前方

2025.2.24

跨越一千四百里的春

在遠方的愛人

讓癡情的我

用老舊的卡車

給還在臘月的你運來一車春天

被扎爆的車輪上留著幾絲瀝青的淡煙

或是翠綠或是粉紅的森林

從北回歸的南翼

它跨越的一千四百里海峽和地撒下櫻花

瓣的甜香

希望我能在春天逃走前攥住你

即使心跳早已思念節奏相通一齊

等到盛夏到來

荷花開滿胸膛

可 望 前 路 長 長

2025.3.7

愛人的雙眼

我的愛人啊

妳可知妳的雙眼會說話

眼神中透向我的

大概是愛的，觸電般的酥麻

給我看到最深的最深的

妳心上的疲憊與柔滑

我多麼盼望能在妳我的髮香中再輕柔你

的眼臉

請妳看我一眼

再看我一眼

2025.4.15

哭島

一滴淚落下

兩滴

我為海島哭泣

我哭她的不奔放，我哭她的獨孤寂寞

它想讓我過來

那我就聽它的

一步，兩步，三步

我不走廣袤豐滿的平原

更不走前人修築好的高速公路

我要翻閱高山，踏遍它的每一寸土地

我用力的用力的用力的

走過，踩過，見過

走爛一雙一雙一雙布鞋還是草鞋

我也要渡過河流和海峽

沒有船就用木筏

木筏爛掉我就游過去

用我柔軟的身體破開囂張的巨浪

順著流水

一秒，兩秒，三秒

我的淚

一滴是水珠，兩滴變河流，三滴就能成

汪洋大海

在海浪的助瀾中根基住陸地的心懷

海島海島你告訴我倘若有機會你可曾想

過把你身上的小土坡推倒重來

讓你讓我在一張海水的棉被上死寂的睡

去

不許醒來更不要在夢中悲哀

分離是完滿分離是必然

妳可知被寵愛的太陽的誕生不歸功於一場原子的對撞，而始於一場分裂的意外

海島海島你若是個方舟

那我無話可說，我只能懇求你在航向遠

方前讓我成為船底的藤壺被水流採摘

海島海島你若是個燭台

請你，我更是在勸戒你不要用泛黃的炙熱火光將藏身於黑夜裡的陰暗瘋狂的我

填埋

海島海島我若生在你的懷抱裡

那我就要讓太陽向西升起

讓光陰向前向前向前

回到魏格納上上輩子的骨灰還沒有存在

讓我看到你從陸地漂走的那一天

這不是裂變不是分離

這是鮮花，不，是煙花在海底的盛開

只想看到雙眼被為了獻上給你的淚水矇

朧

我親愛的海島，我不知道我對你有什麼

意義

但你叫我流淚

那我就聽你的

眨眼，低頭

一滴淚落下

兩滴

我為海島哭泣

2025.4.19

致黑夜

黑夜是一把匕首

殺死了

囚禁繁星的太陽

割走了

伴侶月亮的微光

2025.1.8

Chapter 4

生天

生天盒紀

午夜巨浪帶起小盒
推躍起它觸摸另一片灰色曠野
又落下墜入深坑大河里溶解
橫越曠野大海
它是一年一年來自小島的信使
來時乘冬日的季風與寒流
歸去帶春色的花粉與清幽
小盒潑灑生出湛藍的天空
填滿海上無暇灰色的朦朧
在浪尖的浪尖之上的它見到
千里之內水波不止
百日之外陣風不熄

無底盒內生出的不止有昨日的青天
湧出的是枝條是嫩葉是猶豫同再生的纏
綿

於是它便順永續的海流而下
搭陣起的潮汐而上

他在河流邊所見無字的路牌
半熄的篝火

在灰暗雲海之上發現大魚雙翅上是草原
草原上是風車和村莊

他發現沒有一座島嶼是孤島
正如滄海之下也有地殼相連

它聽見永不相擁的大海與天空對它說
“儘管飄吧，後方的萬水千山都托舉著妳”
再見循環往復時
便告訴自己

“與不治雲河的決堤一齊漂浮懸停
半屢朝霞或是夕陽高照
又是一日我獻與未來的晌晴”

2025.5.25

2025.6.10 修改



《生天盒紀》這首詩的靈感來源

可能是突然間腦中浮現的一個想法，想嘗試從視覺和文字兩個角度同時描繪一個靈感會有什麼樣的效果，不希望自己的創作被文字所侷限和束縛。也可能是太久沒有靈感的無奈之舉，碰個運氣。

於是便有了這幅畫，再有了這首詩，最後以此為題有了這本書。

流沙河

一顆一顆一顆從蒙古沙漠來的

翻身浮起到空中

被西伯利亞的流風喚起

結束千百年的小憩

向南的流動給它們逐漸炙熱的呼吸

也可能是漂浮疲憊的幾分喘息

大河的波浪

上浮，下沉，堆積

橫掃，潑出，流行

刮蹭腐蝕肺腔和它們的孩子玻璃

於是啊於是啊

被閹割鏽跡斑斑的礦井還在轟鳴

華北在去工業化裡

半夢的人們鎖緊河壩
可最後最後是風而不是河流敲打

2024.4.13

獻給白玉

十六的圓月撒下眼淚

穿越天空墜落

擣藥的玉兔磨成細碎的沙灘

無色的映著燈火闌珊

海向她撲來也向月

在擁抱中拖拽

而眼淚緊抓紅樹的根系

交融在不止的潮汐

溫暖在大洋的沉寂

就讓前來的嫦娥見證和收回

2025.2.17

聽海

海風浮面吹醒

傳來沿岸三十里的春鳴

潮濕夜色流下的是月光行路的忽慢忽停

風箏模糊輕掠潮汐

屏息半吹桌前床邊的風鈴

不知是黑雲還是白雲的畫筆流下分界

看的是五月中的輕熱和四月末的流產早

夜

在三十八日的月光撒下陰晴圓缺

向著無盡朝霞飛去多是滿月不止的傾瀉

2025.5.13

灑水車

灑水車暫時當了城寨裡的彩虹製造機
若我站在水霧中我便是彩虹裡面的人

洗下茫茫人潮贈我的枯寂

午後昏光的折射水珠撕扯我的瞳孔

不斷結晶色譜潮汐

灑水車的三稜鏡拼成萬花筒

2025.5.18

我想為你成為一座燃燒的雪山

我想為妳成為一座燃燒的雪山

正如同我混濁雙眼看到的這山一樣

融化蒸發昇華逝去雪的外殼

請不要阻攔看似的徒勞

誰說臘月寒冬的堅冰巨石無法燃燒

可能不存在火苗

但不知是我還是它的冰河大浪滔滔

如思慮不絕如縷

沖刷滋養山峰山坡山腳再回沖上山腰

和大浪一同潑灑的還有蒲公英和

它被西風和東風吹動的絨毛

被青風吹上山崖邊濕潤的土地等待著又

一個黃昏白雲的復生蘇醒
火苗從淡藍色洗回成白色
但回暖的還有一顆鮮綠的焰心
不斷不斷不斷對它烘烤
還有和它一樣的我
看見的順風飄飛的隨性的喧鬧
混濁的不止我的眼睛還有這火焰
淡黃淡紫的微光填滿山崗
回暖的堅石
它們指尖的裂縫被拉長
東風吹過雪山燃燒更旺
更加明媚的還有莊子說的地籟的清朗
前年還是千年的不燒堅冰帶我回到夢鄉
清晨的我躺上床
夢見

我想為妳成為一座燃燒的雪山
正如同我清澈雙眼看到的這春天一樣

2025.4.21

青年

我祈求作妳青春中劃開薄霧的陽光

正如我所見的著不斷繁茂的朝陽

照常升起，燃燒平曠

和你一樣一樣的上升

飛翔過六十六年的光陰

襲過華北和珠江

在青春的大地和青春的妳和我

請你走向萬變的心房

和餘燼不熄的柴炕

2025.5.4

完
感謝閱讀

小盒的後續已經在籌劃中

